

● 飘然江湖系列

屠天笑

云中岳

沈阳出版社

飘然江湖系列

屠天笑

云中兵

(上)

沈阳出版社

内容简介

赌、赌、赌——赌遍京城赌馆。

玩、玩、玩——阅尽人间春色。

打、打、打——脚踢天下武林。

这些字概括了本书主人公的一生性格，书中有人头滚滚、血浪滔滔的万光剑影，更有倾心钟情，绵绵情意的儿女情长。他们为了金钱的吞食，为了美女的争夺，一切杀机全都蕴存在赌字之中。

全书情节曲折紧张，诡秘异常，凡令人目不暇接，大饱眼福。

目 录

第一章	死囚变钦差	1
第二章	刘忙与流氓	35
第三章	美人赠产业	74
第四章	玩一把赌坊	105
第五章	只身闯丐帮	142
第六章	弱女遭强暴	176
第七章	俏姑娘自荐	214
第八章	铁血敢死队	246
第九章	醋海龙虎斗	283
第十章	臭豆腐和番	319
第十一章	尺半大金莲	353
第十二章	四美争一夫	389
第十三章	计骗羊角疯	422
第十四章	销魂软骨散	463
第十五章	流氓小英雄	493

第一章 死囚变钦差

刽子手是一项被人厌恶的职业。

但是，如果一个人实在没有别的行当好干的话，为了糊口养家，也只好硬着头皮去挥动那把十三斤八两重的鬼头刀了。

“心慈手狠一把刀”屠元庆，就是京城闻名的一位刽子手。

说他心慈，是因为他实在不愿意杀人，特别是眼下这个世道，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小偷小摸的可能要掉脑袋，而那些窃国大盗、那些手握大权贪婪盘剥老百姓民脂民膏的东西，却高踞朝堂，一个个正人君子似的，活得有滋有味。正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屠元庆刀下，不知送走了多少冤魂屈鬼！

所以，每次行刑前一个月，他总是要恭恭敬敬地到佛前烧上三柱香，然后……

然后，他会用六枚铜钱卜上一卦，如果被杀之人真的该杀，六枚铜钱就会有四枚以上阴面朝上，这时，他就会高兴地摸着他的伙计——那口鬼头刀，说一声：“这次不会有错！”

而如果有四枚以上是阳面朝上，就说明死刑犯有冤枉，他就会叹一口气，低头去磨那口鬼头刀，磨得飞快雪亮——他

想，既是冤枉的，就要一刀毙命，最好让死者一点都觉不到痛苦——在屠元庆来说，这也是一种方式的行善吧！

可是今天真怪，六枚铜钱阴阳各半！

也就是说，神佛也不知道这人该杀不该杀！

屠元庆可委实犯难了，鬼头刀提在手中，不知该磨还是不该磨？

良久，他长叹一口气，鬼头刀挥起，在空中划了一个漂亮的圆弧，刀光寒冽，令人生畏。

“刀是好刀，可为什么神佛不告诉我，下个月初一要杀的这人到底是不是冤枉的呢？”

下个月初一要上刑场的这人，此刻正在大牢里。

大牢。

刑部的大牢。

专门禁锢死囚者的大牢内。

他年龄不大，看上去约莫十六七岁，长相亦非十分俊美的白马王子，但却甚是粗壮、结实、聪明、慧黠，具有十足的男子魅力与野性美！

此人姓刘名忙，绰号闲不住，又有人尊称他为八千岁，在北京城可是响叮当，叮当响的知名人士，是地头蛇、小领袖、大英雄、更是弟兄们心目中的老大。

他为人急公好义，武功高强，义之所在，不论上刀山，下油锅，保证勇往直前，面不改色。尤其重友轻财，以打抱不平为职志，为朋友两肋插刀，纵然因而招来杀身之祸，也绝不会皱一下眉头，是一条铁铮铮的男子汉。

此刻，这位男子汉，却惹来杀身之祸，被判了极刑。

罪名很不名誉，是强奸及杀人越货。

强奸的对象来头不小，是太原公孙世家西山鼎雄公孙猛的女弟子贾菲。抢劫的目标更大，是济南微生世家泰岱圣杰微生凛派上的一家镖局，押运之物，赫然乃当朝老太师的门生故旧部属等，孝敬他老人家的寿诞贺礼，多得是奇珍异玩，字画古董，价值不菲。

这等于是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里拔牙，两大世家，财大势大，连皇帝老子都要礼敬三分，何况将权倾天下的老太师也扯进去，尽管闲不住刘忙矢口否认，奈何原告势力太大，他又举不出有力的反证来，大堂之上还是被判了砍头的重刑。

刑期既定，就待绑赴法场行刑。

然而，这小子的表现，却令人拍案叫绝，一个待决的死囚，戴着手铐脚镣，竟能处之泰然，兀自在囚房内晃来晃去，口里边还不停的哼着山歌小调，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儿。

猛可间，有一个蚊蚋似的声音传入他的耳中。

声音虽小，却字字清晰，显然系以“千里入密”之法传来，听得清清楚楚：

“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小子，你现在总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吧？平时叫你痛下苦功，潜心修练，你偏不听，总以为自己是天纵奇才，一点就通，成天在外面鬼混，否则，凭我老人家这位名师，一定可以调教出高徒来，你小子但能有四五分的火候，也就不至于被人生擒活捉，琅铛入狱了。”

刘忙听得出来，发话者正是多年来一直和自己相依为命的那个古怪老头，闻言嗤之以鼻，亦以“千里之密”之法传言道：“哼，老头，是朋友就来救咱家出去，不然就一边歇着，少说风凉话。”

“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孺子不可教也，我老人家

正是为了要救你才传言搭话。”

“老头，你在哪里？”

“老地方。”

“妈的，远水救不了近火，你应该闯进大牢来才对。”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你低估了我老人家的能耐，虽身在家中坐，照样可以助你出困脱险。”

“你有何锦囊妙计？”

“还是那老话，痛下苦功，潜心修练。”

“什么？刽子手马上就要砍咱家的脑袋，你还要我练武学艺？真正岂有此理，莫名其妙，倒不如天天送些好酒美食实惠些。”

“臭小子，别说丧气话，此乃教你助你的根本之道。”

“算啦，时不我予，一个行将砍头的人，何必再多此一举，没有自寻烦恼的必要。”

“有此必要，为时未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多一分努力，就多一分保障。”

“老头，你的意思是，要咱家在功成之后破牢而出？”

“行刑之时，更易脱身。”

“只怕明天就会被送上断头台。”

“据老夫所知，一月之内你还死不了。”

“噢，还有一个月可活，老头，你说实话，以咱家的聪明才智，一月之内能修练到何种程度？”

“你小子根骨奇佳，且已有相当的根基，只要肯全力以赴，当可名列武林十大高手之内。”

“我刘忙向无争名之心，重要的是能否在断头台上刀下超生？”

“应可绰有余力。”

“好，老头，咱家姑且信你一次，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在这个鬼地方苦上一个月，说吧，哪些本事可以救我的命，我就学哪些”

“浩然正气功、移花接木功、擒龙伏虎掌，都可以救你的命，都要学。”

“乖乖，这么多，太麻烦啦，单学一样不成吗？”

“不行，浩然正气功乃是根本，旨在充实内力根基，移花接木功为防身所必备，擒龙伏虎掌则是致胜的利器，三者缺一不可。”

“既然缺一不可，只好照单全收。”

“小子，所有的口诀、架式还记得吧？”

“放心，在我三岁的时候，就已经滚瓜烂熟，可以倒着背。”

“记得就好，但盼能专心一志，发奋苦练，别拿自己项上的人头开玩笑。”

“刘忙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练就练，绝无虚语，但老头若假言诓我，功力未成之前，便作了刀下之鬼，小心我到阎王老子那里去告你的状。”

“哈哈，娃儿言重了，咱们就此一言为定，一月之后，我老人家愿意在老地方煮酒以待。”

“成，果能死里逃生，咱家一定带三斤红烧狗肉回去。”

“拜拜！”

“拜！”

闲不住刘忙不愧为是一个狠角色，自此而后，果将砍头的事抛诸脑后，就在牢房之内，痛下决心，不眠不休的练起武功

来。

先练“浩然正气功”，打坐吐纳，气行四肢百骸，夜以继日，无止无休，直至三花聚顶，五气朝元，始大功告成。

次练“移花接木功”，这是一门极为深奥的玄门功夫，可以借力引力，移花接木，令出手之人自己打自己，亦可令敌人自相残杀。

最后才轮到修练“擒龙伏虎掌”，当他演练纯熟，收发自如，可将“浩然正气功”的内力，轻而易举的从掌招中发出时，已足足耗去闲不住刘忙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死牢，在监狱中是贵族，独一无二，高高在上，狱卒还以为他在发神经，每日除三餐之外，只要他未曾破牢而出，也落得自在，懒得答理他这头待宰的羔羊。

一掌发出，气势磅礴，几臂粗细的栅栏吱吱作响，刘忙有信心可以破栅脱身，不由的对老头生出三分敬意，暗道：“嗯，看来这个糟老头还真有点远见，我闲不住刘忙大概死不了啦！”

然而，他并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要等。

等待被绑赴刑场，送上断头台的那一刻。

因为刑场上没有栅栏，没有牢门，也没有高墙！

来了。

有人来了。

他认得，是刑部总捕头铁胆神拳王冷森。

王总的手里提着一个篮子，全是大鱼大肉，佳肴美酒。

哗啦啦的一声，栅门已开，王冷森将吃食之物往地上一放，面无表情地道：“刘忙，恭喜你啦！”

闲不住刘忙不悲反喜道：“怎么？好日子到啦？”

铁胆神拳王冷森颌首道：“多吃点，这是你最后的一顿午餐！”

刘忙不欲多言，一阵狼吞虎咽，立将篮中洒菜清洁溜溜吃光光。

王捕头随即将他押出大牢，送进一柄铁制囚车内。

此人处事十分谨慎，亲自驾着车，扬鞭而去。

过了没多久，囚车停了下来，闲不住刘忙以为是到了刑场，从一个小孔望出去，原来是一个荒僻所在。

只见一条孔武有力的大汉，骑着一匹快马，来到囚车附近，从马背上扛上下来一个人，送进囚车来。

奇哉怪也，如非亲眼所见，刘忙绝不信天底下会有这种事。

无论身高体重，五官四肢，甚至肤发色泽，与刘忙自己完全一模一样，几乎是一母所生的双胞胎，是从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简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来人又已酩酊大醉，根本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闲不住刘忙敲打着囚车铁壁，朗声道：“喂，此人是谁？为何与咱家如此相似？希望王总能有个明确交代？”

快马已去，囚车亦行，但闻车轮辘辘之声，铁胆神拳皮鞭频挥，未置一词。

乍然，老头又以“千里入密”之法传来话语：“小子，忍一时之气，可保百年之身，未上断头台前，千万不可轻举妄动，最好装聋作哑，以不变应万变。”

“好，俺就听你的，装一次聋子，作一次哑巴，反正午时三刻一过，就可以还我自由之身。”

主意一定，闲不住刘忙卓然而立，果然未再有任何举措。

终于到了刑场。

日正当中，午时三刻将至。

监斩官、刽子手、衙役捕快等俱已到齐。

还来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以及刘忙昔日的一帮弟兄。

可是，押赴法场的并非闲不住，而是那位与他貌相酷似的家伙。

不仅相貌相同，连名字也一字不差。

可不是吗，五花大绑，还插着一块硬纸板，上面明明写着：“斩钦命要犯江洋大盗闲不住刘忙！”

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聪明如闲不住刘忙，同样莫测高深。

假闲不住所过之处，引起一阵骚动，是刘忙的弟兄们有劫法场的企图，可惜他们学艺不精，心有余而力不足，被衙役捕快压制住。

只有一人，异常的骁勇，身手也十分俐落，是一位邈里邈邈的公子，突破重围，来到面前。

也不知是被铁胆神拳的虎威所慑，还是他另有发现，在假闲不住的面前打了一个转儿，便告自行退走，并未下手劫囚。

刘忙看在眼里，甚觉纳闷，就他记所及，在自己身边的弟兄当中，并无他这一号人物，不知这位邈邈公子究竟何方神圣。

假闲不住已被架上断头台，验明正身后，刽子手屠元庆手起刀落，卡察一声，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滚落尘埃。

“哇！老大，你死得好冤好惨啊，我们知道你不会干这种伤

天害理的事。”

“呜！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老大，请原谅我们的无能。”

“妈的，别哭，我们要为老大收尸，呜哇！要替他办后事，大家要像一条汉子，呜哇！谁要是再哭，谁就是王八龟孙，呜哇！”

羊肉串、臭豆腐、狗崽子等人见此情状，早已哭作一堆。狗崽子的表现最绝，叫别人不要哭，他自己反而哭得最凶最厉害。

铁胆神拳王冷森折返原处，驾着囚车绝尘而去。

车行甚速，东南西北莫辨，甚至夜幕深垂时分，始将马车停了下来，命闲不住刘忙步下囚车。

眼前是一片茂密的黑森林。

黑森林的尽头有一座山。

山上有一个庙。

王冷森吹了一声胡哨，庙门上马上亮起一盏风灯，铁胆神拳指着那盏灯笼沉声说道：“刘忙，你听清楚，灯笼里的蜡烛只有五寸长，想要活命，必须在灯火熄灭之前到达朝内。”

这话没头没脑，刘忙有听没有懂，答非所问地道：“王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傻小子是否作了在下的替死鬼？”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此话怎讲？”

“如能准时到达，就是，若是逾时未入，就非。”

“不能准时进入庙内又怎样？”

“依然难逃一死。”

“哼，砍头不过碗大的一个疤，要杀应该在断头台上下手才对，干嘛要绕到这么大的一个圈儿？”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到时自知。”

“希望王总现在就说清楚。”

“抱歉,此时言之尚早,祝你好运,再见!”

见字出口,人已跳上囚车,当即策马离去。

这时候,闲不住刘忙才注意到,黑森林的中央,左侧,有一棵松树被剥光了皮,上面刻着一行字,右侧,有一棵柏树,也被剥光了皮,刻着一行字,合起来正好是一副对联:

松风如涛声声悲

柏叶似花朵朵香

还有横批:请君入瓮。

弄得闲不住刘忙满头雾水,暗想:“搞什么鬼嘛,是哪个混蛋王八拿刘爷爷寻开心?”不管三七二十一,当下一头便开进黑森林。

一阵狂驰疾奔,原以为已深入百丈之远,猛然回头一看,差点气死活人,好像在运动器材上做慢跑,跑了半天,入林尚不足十丈,只是在附近兜圈子罢了。

他乃绝顶聪明之人,知道这是别人布置好的一个图阵,心想:

“奶奶的,许是有人存心想考较一下咱家的才华智慧,小凯司,这点雕虫小技,还难不倒我闲不住刘忙。”

退回林外,仔细琢磨一下那一副对联,心念三转之后忽有所悟,发现上联在左,写在松树上,下联在右,写在柏树上,倘若逢松向左,遇柏向右,或可长驱直入。

真是天才，加上运气，被他误打误撞摸对了路，果不其然，逢松左转，遇柏右转，顺顺坦坦的进入林木深处。

通过第一关，以为再无阻碍，正自庆幸间，猛听一声断喝：“站住！”划空传来，应声从柏树梢头，泻落一条汉子，赤裸着膀臂，露出古铜色的皮肤，胸前还刺着两条张牙舞爪的龙，手提鬼头刀，挡住去路。

闲不住刘忙一怔神，道：“朋友，是哪一路的？”

纹龙大汉眼一瞪，吐字如刀：“绿林道上的！”

闲不住刘忙一抱拳，道：“哦，原来是绿林好汉，可是在此坐地称王？”

纹龙大汉嘿嘿冷笑一声，粗声大气地道：“马马虎虎，青菜豆腐，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啦。”

刘忙一听语气不善，不禁怒从心头起，但表面上仍客客气气地道：“请大王高抬贵手，容在下借路一过。”

纹龙大汉却不吃这一套，故意舞弄一下鬼头刀，发出一串嗡嗡之声，飞扬跋扈地道：“抱歉，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想要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闲不住闻言大怒，沉脸道：“这座黑森林，是阁下的私产？”

“可以这样说。”

“林中的图阵也是你布置的？”

“完全正确。”

“可惜找错了对象，在下身无分文，你白忙啦。”

“不会白忙，有钱要钱，没钱要人，老子对烤人肉甚是偏爱。”

“朋友好大的胃口，抢钱不足，还要吃人，也不打听打听咱家是何许人物？”

“是谁？”

“闲不住刘忙。”

“哼，小角色，充其量不过是个地头蛇，小混混罢了。”

“可知你家刘爷爷现在的身份？”

“什么身份？”

“江洋大盗，砍头要犯，一个越狱的死囚！”

“死囚又怎样？”

“死囚会玩命，会杀人放火，会不择手段，妈的，我看你是吃错了药，昏了头，咱家未向你敲一笔逃亡费用已属万幸，反而向刘爷爷讨买路钱，想是活腻了，滚一边凉快去，别自寻死路！”

话一说完，闲不住刘忙未再正眼瞧他一下，便即放步行去。

“杀！杀！杀！”

激怒了纹龙大汉，喊杀声中，招出如雨，“恶虎拦路”、“横扫千军”、“斧底抽薪”，鬼头刀舞得虎口生风，幻化出万道刀影，猛往闲不住刘忙的身上招呼。

刘忙此时仍戴着手铐脚镣，攻守进退之间甚是不便，对方三招快攻下来，险象环生，差点阴沟里翻了船。

眼看纹龙大汉又扬刀攻来，必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已，情急之下，发出一声狮子吼，“浩然正气功”应声而发，只听一阵金崩玉裂之声传处，手铐脚镣立告全部断裂。

“滚！滚！滚！”

刘忙好快的动作，拾起铁链，将对方的鬼头刀绞住，猛一拉，便即脱手，接见他攻出一掌，“推窗望月”，纹龙大汉闷哼声中，踉跄而退，连退十几步，撞上一棵大树，终于一屁股栽坐下

面，匆匆而去？

难道……？

难道……？

问题纷至沓来，剪不断，理还乱……

但有一点，刘忙却十分清楚明白，必须摆脱捕快，尽速远走，说什么也不会再回到那个混蛋牢笼里。

乍然弹身而起，“大鹏三展翅”换“蜻蜓三点水”，接变“归鸟投林”，落脚处已在十丈以外。

然而，两名捕快的动作也不慢，彷若附身鬼魅，更似跟屁虫，依然好端端的拦在自己面前。

刘忙怒冲冲地道：“你们想干什么？”

高胖捕快沉声道：“好说，抓你回去。”

“哼，凭你们这两个饭桶还不配。”

“配不配马上便可分晓。”

“刘爷爷不愿滥杀无辜，奉劝两位最好趁早夹着尾巴滚。”

“当差不怕死，怕死不当差，刘忙，还不快弃械受缚。”

“办不到。”

“办不到就就地正法。”

“做梦！”

“看刀！”

“接招！”

最后这两句话，系出自两名捕快之口，好暴烈的性子，话落招出，如雷似电，分从左右出击，眨眼之间，两把明晃晃的雁翎刀已近在三寸之内，显然身怀绝技，不同凡俗。

急切间，闲不住刘忙想起了老头的“移花接木功”，当下双手齐出，一导一引，同时飘然退出一身之地。